

冯盈之◎编著



文学与 服饰文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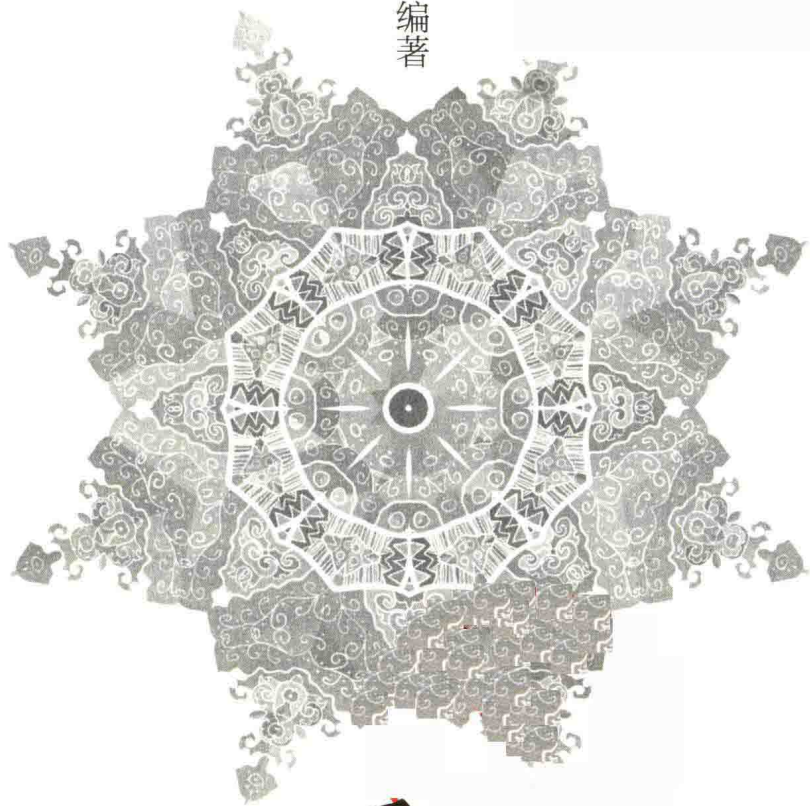
纺织服装高等教育『十三五』规划教材
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成果(2014B087)

东华大学出版社

纺织服装高等教育『十三五』规划教材
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成果（2014B087）

东华大学出版社·上海

冯盈之◎编著



文学与 服饰文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学与服饰文化/冯盈之编著. —上海: 东华大学出版社, 2016.5

ISBN 978-7-5669-0985-5

I. ①文… II. ①冯… ② III. ①中国文学—文学研究 ②服饰文化—研究—中国 IV. ①I206 ②TS941.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09450号

责任编辑: 曹晓虹

文字编辑: 李伟伟

封面设计: 戚亮轩

文学与服饰文化

WENXUE YU FUSHI WENHUA

冯盈之 编著

出 版 东华大学出版社(上海市延安西路1882号 邮政编码: 200051)

联 系 电 话 编辑部021-62379902

营销中心021-62193056 62373056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dhupress.net>

天猫旗舰店 <http://dhdx.tmall.com>

印 刷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4

字 数 396千

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

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69-0985-5/TS · 676

定 价 48.00元

目 录



上篇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002 | 《诗经》服饰文化意蕴 |
| 009 | 《楚辞》反映的楚服饰文化特点与内涵 |
| 016 | 汉代文学与汉代女性服饰 |
| 021 | 汉乐府民歌服饰描写特点及其影响 |
| 027 | 六朝文学记写的六朝“奢华” |
| 033 | 六朝诗歌中的“罗衣”意象及其意蕴 |
| 039 | 唐诗中的女性服饰 |
| 051 | 唐传奇服饰描写的特点 |
| 056 | 宋词女性服饰形象二题 |
| 061 | 元杂剧展现的元代服饰风俗 |
| 070 | 古诗文中的传统节令服饰文化 |
| 081 | 自然高贵：古典文学中多姿的丝履 |
| 087 | 词牌与服饰探究 |
| 101 | 儒家思想对汉民族服饰观负面影响二题 |



下篇

- 108 寄衣曲三首赏析
- 115 从《世说新语》看魏晋人追求仪容美的态度
- 121 《搜神记》对服饰风俗的记录以及服饰“凶兆说”
- 129 李商隐《凤尾香罗》服饰形象分析
- 136 细腻含蓄：温庭筠词作三首服饰描写赏析
- 143 软绿柔蓝著胜衣：《莎衣》赏析
- 147 衣美、舞美、性灵美：张先词作三首赏析
- 153 “三言二拍”中女扮男装现象及其社会文化意蕴
- 159 《水浒传》反映的宋代服饰风俗
- 166 洁、雅、宜——略论李渔对于女子服饰的审美理想
- 172 人性爱好是天然——《牡丹亭·游园》赏析
- 178 《金瓶梅》服饰描写的写实性特点
- 185 朴实无华 自成“风流”——清词《南乡子·葵扇》赏析
- 188 读《晒旧衣》
- 190 清诗词三首鉴赏
- 194 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意象论析
- 201 从经典文学作品看民国女性服饰
- 216 后记

上
篇



《诗经》服饰文化意蕴

002

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，它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时期大约五百多年的三百零五篇诗歌。内容上分为风、雅、颂三部分。其中“风”是地方民歌，有十五国风，共一百六十首；“雅”主要是朝廷乐歌，分大雅和小雅，共一百零五篇；“颂”主要是宗庙乐歌，有四十首。《诗经》在我国文学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据统计，《诗经》中有关服饰描述的文章多达 65 篇，主要汇聚在“十五国风”中，反映了春秋时期人们的服饰文化生活习俗以及服饰审美观念，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。

一、《诗经》反映的服饰材料

（一）葛的利用

《王风·采葛》言：“彼采葛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月兮”。从中可以看出葛在日常生活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《周南·葛覃》：“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，维叶萋萋。黄鸟于飞，集于灌木，其鸣喈喈。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，维叶莫莫。是刈是濩，为絺为绌，服之无斁。”《葛覃》是《诗经》里的名篇，是中国最早的记录制衣、洗衣的文学作品，诗歌中不仅描绘了葛的形态，而且还说明了把葛刈回来用濩（煮）的办法进行脱胶，最后把得到的葛纤维按粗细不同，加工成絺或绌的制衣过程。从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，在《诗经》产生的时代，也就是在西周初叶至春秋中叶的奴隶制时代，一些贵族的家里已经有了专职的制衣、洗衣工人。

（二）麻的利用

四千多年前，中国苧麻的种植已遍及全国，苧麻是除了葛之外的第二种可以用来织布的原料。《陈风·东门之池》云：“东门之池，可以沤麻。彼美淑姬，可与晤歌。东门之池，可以沤纈。彼美淑姬，

可与晤语。东门之池，可以沤菅。彼美淑姬，可与晤言。”诗中描写了妇女们一边沤麻一边唱歌的生动情景。这首诗说明，麻是采用“水沤法”进行脱胶的，即把麻浸在池塘里沤三五天至十多天，即可脱胶，这是利用池水中天然繁殖的微生物分泌的果胶酶分解麻皮中的胶质，使纤维分散而且柔软。脱胶之后的纤维，要进行清洗、晒干、扒麻、分梳、纺织。从中也可以看出苧麻的种植非常普遍，已经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。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关于苧麻的记载。



战国麻布(湖南长沙出土)

(三) 蚕丝的利用

在《诗经》里面,《大雅》《豳风》《秦风》《卫风》中均出现有关桑、蚕及丝织的诗句。《豳风·七月》:“七月流火,八月萑苇。蚕月条桑,取彼斧斨,以伐远扬,猗彼女桑。七月鸣鵲,八月载绩。我朱孔阳,为公子裳。”描述的是老百姓为公子们用蚕丝做衣服,给自己用的只能是粗布衣料。从侧面反映了养蚕抽丝已经是劳动人们的普遍活动。

(四) 皮毛的利用

在《国风》中一共有6首诗以“羔裘”为话题,提到的裘有狐

裘和羔裘。

《郑风·羔裘》借助衣着的描写，表现人的品质德行，赞美了一位正直勇敢的官员：“羔裘如濡，洵直且侯。彼其之子，舍命不渝。羔裘豹饰，孔武有力。彼其之子，邦之司直。羔裘晏兮，三英粲兮。彼其之子，邦之彦兮。”行为正直、品德良好的人身穿羔裘受到人们的敬仰，自然，羊羔皮这么珍贵的衣物应该给这样的人穿。

另外，狐的皮毛很珍贵，是制裘（皮袍）的好材料。《豳风·七月》有“取彼狐狸，为公子裘”之语。

二、《诗经》反映的服装类别

从古诗文考察看，人们很早就按四时节气分配衣物，形成单、棉、皮、夹四大种类，并分别用于一定的场合，主要有日常衣物和特殊礼仪服装之分。

（一）日常衣物

从上文可知，一般的老百姓平日的衣服就是葛衣或者麻衣，这属于“单”，冬天的棉衣为袍和褐。“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”出自《唐风·无衣》，“袍”就是普通士兵冬天罩在外面御寒的棉衣。普通百姓的服装比较单一，贵族们则种类繁多。有裘、象服、锦等，“君子偕老，副笄六珈。委委佗佗，如山如河，象服是宜。子之不淑，云如之何”。意思为：誓和君子到白首，玉簪首饰插满头。举止雍容又自得，稳重如山深似河，穿上礼服很适合。谁知德行太秽恶，对她真是无奈。《邶风·君子偕老》形容的正是诸侯的夫人华服在身的情形，其中的“象服”是古代贵族妇女穿的一种礼服，上面绘有各种图形作为装饰，镶以珠宝，加以刺绣，华丽至极。

（二）特殊礼仪服装

由于《周礼》的广泛传播，古人对于节日里的服装要求很高。“子之丰兮，俟我乎巷兮。悔予不送兮。子之昌兮，俟我乎堂兮。悔予

不将兮。衣锦褰衣，裳锦褰裳。叔兮伯兮，驾予与行。裳锦褰裳，衣锦褰衣。叔兮伯兮，驾予与归”这一段讲述的是女子婚嫁的服装——褰衣（《诗经·邶风·硕人》）。褰是古代用细麻布做的套在外面的罩衣，锦衣外面再加上麻纱单罩衣，是周代贵族妇女盛装的规范穿法。古代女子出嫁时在途中所穿，以蔽尘土。

贵族们会在不同的场合穿不同样式的衣物。《小雅·采芣》中“采芣采芣，筐之筥之。君子来朝，何锡予之？虽无予之？路车乘马。又何予之？玄衮及黼”的玄衮就是当时贵族们的礼服之一，是天子会诸侯的时候所穿的黑白纹相间的礼服。

三、《诗经》反映的服饰形制

（一）上衣下裳之分

这一时期有了上衣下裳之分。《邶风·绿衣》中便有“绿兮衣兮，绿衣黄裳”的说法，可见当时人们服饰的形制已基本定为上衣下裳两部分。《郑风·子衿》：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”中青色的上衣，学子的风度，令人思念。上衣下裳象征着天地乾坤，这从侧面反映出古人“天人合一”的理念。

（二）服饰的其他组成部件

除了上衣下裳，还有内外之分。《周南·葛覃》：“言告师氏，言告言归，薄污我私。薄瀚我衣，害瀚害否，归宁父母”。这里的“私”即是内衣，而后面的“衣”就是指外套。女子回娘家，要穿戴整齐，内外有分。《国风·召南·野有死麕》中的“舒而脱脱兮，无感我帨兮，无使龙（máng）也吠”的“帨”则是另外一种衣服的部件，基本上是女子所穿的佩巾或者围腰，从服饰的发展历史来看，这应该是起防护作用的服饰部件。

四、《诗经》反映的服装配饰

（一）饰的类别

除了服饰品的材料有别，服饰品的种类也繁多。服饰品明显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服饰除了基本的生理需求，还增加了对美的追求。《郑风·出其东门》记有“缟衣綦巾”“缟衣茹芦”，白色的上衣与淡绿色的佩巾在一起搭配，以淡雅的搭配显示出一种庄重之美。《郑风·羔裘》中的“羔裘豹饰”“羔裘晏兮，三英粲兮”应该是中国最早的豹纹服装，可见豹纹在古时已经开始流行了。

服饰品中尤其重视头饰。《邶风·君子偕老》中的“君子偕老，副笄六珈”，可见贵妇头上佩饰华贵；《卫风·淇澳》中的“充耳琇莹，会弁如星”则是男子佩戴于冠冕上头饰品。其次重视身上的装饰。《卫风·芄兰》中“芄兰之支，童子佩觿”，一个小孩子佩戴了大人应该佩戴的首饰。《曹风·候人》：“彼其之子，三百赤芾”。“芾”指的是官服上的蔽膝，上窄下宽，为官者所能佩戴。“赤芾”为高官所佩，红色皮制蔽膝，古代大夫以上的人才有资格穿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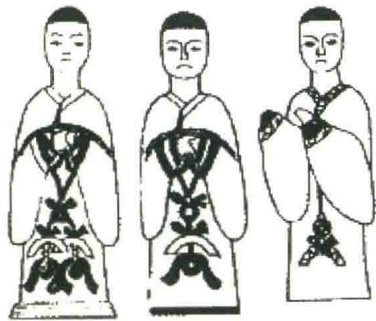
（二）佩饰的材料

从《诗经》中不难发现服饰中佩饰的主要材料是玉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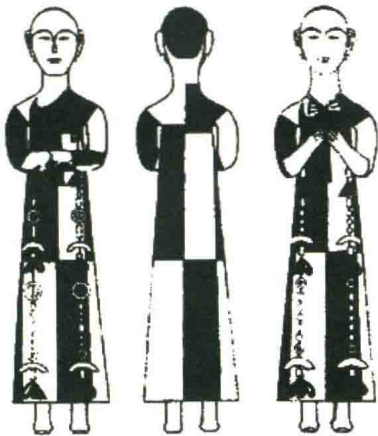
《郑风·女曰鸡鸣》“杂佩以赠之”“杂佩以问之”“杂佩以报之”。这里的“杂佩”就是连缀在一起的各种佩玉。郑玄注云：“杂佩者，珩、璜、琚、冲牙之类。”《卫风·竹竿》中的“佩玉之傒”、《郑风·有女同车》中的“佩玉将将”、《卫风·芄兰》中的“容兮遂兮，垂带悸兮”等都是形容女子佩带玉饰后的美好形象。《郑风·子衿》：“青青子衿，青青子佩”勾勒了女子的心上人身穿青白上衣、环佩青玉的形象，一个“青玉”就将男子的俊朗形象跃然于纸上。“佩玉琇琚”与“佩玉将将”则从视觉与听觉上强化了女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高雅的品行。《卫风·淇澳（yù）》描写男子佩戴充耳：“充耳琇莹，会弁如星”。描写男子耳垂宝玉，帽饰璀璨，“琇”指的是宝石，“莹”指玉的颜色，



左为余杭反山玉串饰，右为西周组玉佩



河南信阳战国楚墓出土佩玉木俑



湖北省荆州、江陵武昌义楚墓出土佩玉木俑

代指男子所佩戴的玉石。

(三) 人体修饰

服饰品既然存在美化的作用，那么为服饰锦上添花的除了佩饰和装饰，还有人体的修饰，也就是发型、面容装饰、染指、纹身等。《诗经》中关于人体的修饰给予了大量的笔墨。《卫风·伯兮》：“自伯之东，首如飞蓬。岂无膏沐，谁适为容”，意思是说，自从丈夫出征了之后，我的头发，就如飞蓬一样乱糟糟，并不是我没有物品没有时间去打理，而是我懒得去收拾，即使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又给谁看呢。这里的“膏沐”正是女子用来润发的化妆品，用今天的话来讲，应该就是护发素。从中可以推测出，那时的女子已经开始注重自己的外貌，并使用化妆品来修饰自己。《召南·采芣》：“被之僮僮，夙夜在公。”“被”指编发，女子头上的假发，据此可以断定那时女子在某一场合有带假发的习惯。《齐风·甫田》：“婉兮变兮，总角总角卯兮”，讲的是男孩幼时两边扎小辫，成年后将头发挽成一个发髻的风俗传统，通过发型的变换展现时间的飞逝，表达诗人难以割舍的思念和忧虑的情怀。

《诗经》中关于服饰品的描写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，并且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相当大的开拓意义。服饰品作为文化的一种符号形式，通过《诗经》的语言透露着那个时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冯盈之, 张艺. 服饰文学作品选 [M]. 杭州: 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10.
- [2] 张嘎. 《诗经》服饰考论 [D]. 西安: 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 2007.
- [3] 纪向宏. 《诗经·国风》服饰考释 [J]. 天津工业大学学报, 2002, 21 (5).
- [4] 冯盈之. 服饰成语导读 [M]. 杭州: 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07.
- [5] 张惟清, 高毅清. 论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[J]. 齐鲁艺苑, 1994, 38.
- [6] 金启华, 朱一清, 程自信. 《诗经》鉴赏辞典 [M]. 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06.

《楚辞》反映的楚服饰文化特点与内涵

《楚辞》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,《楚辞》的主要作者是屈原,他创作了《离骚》《九歌》《九章》《天问》等不朽作品。这些作品反映了楚服饰文化特点与内涵。

一、楚服饰文化特点

素有“冠带衣履天下”之称的楚地,其服饰文化特点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。

(一) 追求衣饰的华丽精美

屈原作品中有大量提到衣服的词句,而其笔下的衣服大多华美至极,如“华采衣兮若英”(《九歌·云中君》),“荷衣兮蕙带”(《九歌·少司命》),“制芰荷以为衣兮,集芙蓉以为裳”(《离骚》)等。以花草为衣应当是繁复华丽,大量出土的反映楚服饰文化原貌的衣物,以及珍贵的帛画和一些随葬木俑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。屈原本人也说“余幼好此奇服兮”(《九章·涉江》),对于“奇服”的含义,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认为,既可理解为奇装异服,也可理解为好的衣服,但从上文所论述的楚辞服饰的形制来看,高冠长剑,虽有逾矩之嫌(《说文》云:“冠有法制”),但绝不算奇异,上衣下裳也合于时代特征,因而译为“好服”更为确切。可见,楚辞服饰崇尚华丽是毫无疑问的了。

(二) 巫风盛行

“在人与物不分的远古时代,人们还不可能将自然界和人类区分开来。他们认为,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之间都存在着神秘的关系,人类可以通过诸种手段作用于它们,以求得人类生存的需要。这是原始宗教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。”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,人们渴求神灵的佑护与帮助,因此,巫风的盛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从史籍上看,

楚人的始祖祝融“绝地通天”，创造了神秘的巫文化，把神、人隔开，不能随便交往，人们只有在少数极精灵、极虔诚的巫者导引下，筑台或登高，祭祀天神人鬼，巫者则是人神之间的沟通者，这便是巫术祭祀活动的起源。屈原的《九歌》《招魂》等作品可以说就是巫风盛行的产物。

从服饰层面看，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服饰的纹样上。楚人尊凤鸟为图腾的审美意识，从史籍的记载和已出土的丝织品、帛画来看，的确如此。凤鸟这一动物只是人们臆想出的一种神鸟，神鸟具有超能力，人们希望神鸟能带给自己好运和不同于他人的生命体验，甚至可以是死后的经历。长沙陈家大山战国楚墓出土了一幅帛画，画上一女子侧身而立，合手祈祷，画的左上方有一凤鸟践一蛇，“从妇女的角度看过去无疑是‘腾蛇伏地，凤皇覆上。’这幅画的含义也因此可以得到明确的理解，即墓主人企求‘合鬼神’，使灵魂升天。”再如楚人衣饰纹样中常见的“云纹”，也表达了其对于“升天”的渴慕。而以罗绢等轻盈柔软的丝织品制衣，穿着时有“灵衣兮被被”的效果，在祭祀和巫祝时也可配合神秘、空灵的气氛。

（三）重视佩饰

屈原的作品中多次提到佩饰，其所佩之物有香花、美玉、刀剑，已出土的实物也说明佩饰是楚服饰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。这些佩饰不仅起着装饰作用，更体现了佩饰主人的性格特征与人格精神。

屈原笔下最引人注目的佩饰当属香花，“杜衡”“秋兰”“蕙苗”等均可为其所佩，而屈原也因此开创了我国古代文学中“香草美人”的意象传统。并且赋予了它深刻的内涵——以香草喻自己清洁的气质、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贞以及不流于俗的情操。

以刀剑为佩则首先源于楚俗，九店楚简《日书》有云：“凡建日，大吉，带鍕（剑），完（冠）”。这也是屈原个人素质的体现，他崇尚侠客与勇士的精神，并极具责任感与使命感，愿以手中的剑保国安民，这一点下文还有专节论述，因而他能将《九歌·国殇》写

得雄壮威武，荡气回肠。这一点还影响到了后世许多文人，如曹植、李白等。

将玉作为佩饰从古至今都极为常见，人们佩戴玉饰除了喜爱其莹润的色泽和光滑的质感外，更多的还是欣赏玉的质地及其所具有的道德意义。

二、楚服饰文化内涵

（一）强烈的生命意识

楚服饰尚华丽，屈原以花草为衣为裳，更是强化了这点。尽管屈原的这一喜好与其他贵族的奢靡淫逸不同，他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清洁气质，但屈原不可能真以花草为衣，而艺术源于生活，他也不可能将粗葛麻布喻为香花异草，所以他所谓的“芰荷”“芙蓉”应该是指罗、绮、锦一类的高档衣料。而《九歌·大司命》说“灵衣兮被被”，能营造这种飘逸效果的面料，也非绢、罗、纱等轻盈柔软的高档丝织品不可。就目前已发掘的楚墓来看，墓穴内不但有大量陪葬品，上等贵族的墓还有高大的封土，棺木上一般都盖有精美的丝绸棺罩，这也印证了屈原的词句和史籍中记载的关于楚人信奉“生则厚养，死则厚葬”的说法。楚人如此重视生活的品质，是因为他们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，他们重视生命、热爱生命，甚至敬畏生命。要理解这一点，还要从楚国的“发国史”谈起。楚人立国之初，国势微弱，人民贫困，且地处偏僻荒芜之所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楚昭王时令尹子西说：“楚之祖封于周，号为子男五十里。”即使到了较为强大的楚武王、楚文王时期，楚也不过拥有几百里的土地。

他们不满足于偏安一隅，终于通过“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的艰辛历程而成为泱泱大国。楚人不以处蛮地而自卑，敢于在逐鹿中原中实现自己的价值，展露自己的锋芒。在于其积极的开拓进取精神。其中的艰辛自不必说，但从弱小到强大，生于这个时期的楚人，

自然会生出一种无比的自信与自豪感。和任何一个发展繁荣昌盛的民族一样，楚人认为这是“天佑上民”的结果。作为“上民”，他们认为自已比其他民族更容易与自然、与神亲近。这在屈原的《九歌》中可以寻到痕迹。因此，他们更加热爱自己的国家、热爱自己的生命，并且觉得自己有权利、有资格享用世间所有美好的东西，比如丝绸、美玉。因而崇尚华丽的服饰，便是楚人强烈的生命意识的体现。然而也正是这种生命意识，让楚人对国家、对民族有着更多的使命感。而秉承这种传统思想的屈原，在两种意识的煎熬下，却选择了以死来求得解脱，足见他对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的现实局面有多么无奈和绝望了。

（二）浪漫的艺术气质

在屈原的作品中，无论是遨游天际的飞龙，还是行踪无定的众神，都充分显示了他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的艺术气质。“当时徜徉在原始社会中的楚人，惯于用超凡的想象来弥补知识的缺陷。正是在想象中，他们成了火神的子孙，有了顶天立地的勇气和信心。楚国社会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中出生的，楚人的精神生活仍然散发出浓烈的神秘气息。对于自己生活在其中的世界，他们感到又熟悉又陌生，又亲近又疏远。天与地之间，神鬼与人之间，山川与人之间，乃至禽兽与人之间，都有某种奇特的联系，似乎不难洞悉，而又不可思议。”因而“巫”便成了楚人了解这些知识的全知全能的导师。楚人尚巫，喜欢祀神。屈原曾在自己的《九歌》中，描述过楚地民间祀神的情景。从文献记载看，尚巫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祭祀和巫祝，在这两种仪式中，楚人用舞蹈和歌唱来表现对神灵的渴慕、敬畏和对自身的祝愿，屈原的《九歌》就是这种仪式的配乐。因而，这种仪式无论是外在形态还是内在含义，都充满了艺术气息。

楚人不仅尚巫，还喜好龙凤图案。马山一号墓出土的许多衣物、绣品上都有龙凤图案，如“绢底凤鸟花卉纹绣绵袴”“对凤图案绵衾”